

一曲秦腔传世界

本报记者 吴雪聪

我在中外交流第一线

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，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……”

随着电视剧《主角》热播，古老的秦腔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这门扎根黄土、以关中方言为骨血的艺术，宽音大嗓、直起直落，高亢激越，被誉为“梆子腔鼻祖”。“土”“俗”“吼”曾是它挥之不去的标签。有人一度断言，秦腔“离不了窝”，难以

冲出潼关。如今，秦腔剧目不仅在北美、中亚、欧洲等地上演，一批批外国艺术家、留学生也来到西北大地，学花枪、描脸谱、击梆子，沉浸式体验秦腔之美。

一曲秦腔，究竟如何跨越山海、打动世界？近日，记者采访了秦腔艺人、译者、外国爱好者等群体，试图在那些滚烫的故事中找到答案。



▲外国小朋友体验秦腔造型。

秦腔艺人：

包浆古玉 温润坚实

李梅这个名字，资深秦腔爱好者几乎无人不晓。她是老戏迷心中“秦腔四大名旦”之首，更是电视剧《主角》中“省秦”的原型单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任院长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，受到一位德国演出商的邀请，我们到欧洲商演了近2个月，几乎场场爆满。”李梅从艺40余年，足迹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可提起第一次跨国演出，仍记忆犹新。

秦腔地方性如此浓郁，外国观众能接受吗？曾经，李梅心中也有顾虑。但她笃信一点：艺术形式虽有差异，底层情感却是相通的。

1998年，李梅携秦腔剧目《西湖遗恨》参加德国柏林亚太艺术节。当地媒体请她用一句话介绍剧目，她脱口而出：“这是我们中国古典版的‘人鬼情未了’。”外国观众虽看不懂中文，却看懂了美女冤魂复仇的母题。演出落幕，观众久久不散，德国媒体评价她为“美丽东方的复仇女神”。

2018年，李梅带碗碗腔剧目《杨贵妃》，赴法国参加第八届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。上台前，她心里犯嘀咕：这是一出文戏，外国观众能看懂吗？

结果出乎她的意料。演至唐明皇马嵬坡赐死杨贵妃时，如泣如诉的戏腔一起，台下的法国观众竟流下热泪。结束后，现场响起长时间掌声。

“事实证明，文戏同样能走进人心。我们不能低估外国观众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修养，更不能低估中国戏曲历久弥新的魅力。”李梅说。那一年，她一举摘得该戏曲节最佳女主角奖。

当然，打动海外观众，也少不了匠心独运的“定制”。

去年10月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演出秦腔剧目《再续红梅缘》。历经10小时长途飞行，团队来不及休整，便投入筹备工作。这一次，他们选择返璞归真：不设任何灯光、舞美、特效，舞台简洁空旷，演员也没戴胸麦，全程原声演绎。

极简，反而与欧洲小剧场观演习惯相契合。演出落幕，不少当地青少年围上来，主动与演员攀谈，有的甚至模仿起秦腔台步。

近年来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持续开展对外交流，先后接待了巴基斯坦百人青年代表团、印度青年代表团、中东欧16国音乐人采风团等。在一代代“台柱子”之外，新生代也逐渐接过出海接力棒。

今年6月23日至24日，“秦腔惊雷·霓裳焕彩”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上演。这一次，演出主力变成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的年轻面孔。圆场、搓步、扬鞭、卧鱼、翎子功、鹞子翻身……高难度程式动作接连呈现。德国德累斯顿市21名中学生专程乘火车跨越200公里，赶赴这堂秦腔文化课。

“四团是我们研究院最年轻的一支队伍，平均年龄26岁。此次柏林行，是许多演员第一次在海外挑大梁，希望这股新鲜血液，能为中外戏曲交流带来更多新意。”四团团长王化武说。

从潼关到世界，秦腔几经风霜。16岁那年，李梅曾因外来文化冲击、老戏无人问津而萌生退意。如今，秦腔历久弥新，她也两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与文华奖。

“千百年来，一代代人不断为秦腔注入新的骨血，它早已像包浆古玉，温润而坚实。我们当有文化自信，把这份艺术瑰宝更好地呈现给世界。”李梅说。



▲外国青年学习秦腔基础动作。

▼李梅（左二）在表演。

本文照片均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提供

本文配图由AI生成



秦腔译者：

字缝中架桥 译出唱词之魂

要让外国人听懂中国戏，译介是一道绕不开的关口。

曹达钦是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、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，深耕语言服务行业20余年。此前，他一直专攻科技翻译与研究。8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曹达钦与一家陕西文化公司合作，尝试将秦腔经典剧目《三滴血》翻译为英文。

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苏人来说，这是回头接触秦腔。什么是“苦音慢板”？什么是“欢音二六”？音乐板式、角色行当、程式化动作，一切都得从零学起。

“那段时间，白天翻译，晚上恶补秦腔知识，真有一种重新做学生的感觉。”曹达钦向记者回忆。

翻译界有三个“金标准”：信、达、雅。过去翻译科技文本，曹达钦追求的是精准，重在“信”与“达”。可面对艺术作品，“雅”的分量更重，无疑是对译者的全新考验。

《三滴血》翻译，难在有大量方言、俚语与弦外之音。剧中有一段经典的“虎口缘”：年轻男女隔虎笼相识，明面上互动脱险，暗里却眉目传情。如果只抓住字面意思，便完全丢了“戏眼”。

怎么翻？曹达钦反复揣摩，结合英语隐喻与中文意涵，最终译为“Affinity from the Tiger's Jaws”（缘起虎爪）。

“我想用英语中同样含蓄的表达方式，将‘弦外之音’传递给观众。”他说。

这次经历，让曹达钦走近了秦腔剧目翻译。此后，他与团队先后完成《再续红梅缘》800余行唱词、《红河谷》9200余字文本，以及时长120分钟的2024年秦腔梅花奖名家专场晚会字幕翻译。

在业内，有一则“3秒铁律”：一句字幕译文尽量让观众在3秒内读完，不能干扰观赏。这意味着，翻译必须极度精炼，任何多余的修饰词、从句、插入语都是累赘。

“翻译剧场字幕，不能直接照搬文本翻译那一套。我给自己定下一条铁规矩：包含空格，每行英文字幕不超过40个字符。”曹达钦说。

翻译《再续红梅缘》时，主角李慧娘的鬼魂有一段凄美唱腔，曹达钦在关键处做译文压缩，制造出呼吸般的落点，让字幕节奏服务于表演情绪转折；译完《红河谷》，他专程跑去看彩排，发现几处字幕切得过快，立即回来调整长度与断句。每次打磨，都是出于对舞台的敬畏。

“秦腔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既要让外国观众看得懂，又不能折损它独特的文化质感，我希望找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。”曹达钦说。

面对大量历史典故、民俗词汇、剧种术语，他逐个推敲：“奈何桥”译为“Bridge of No Return”（无法折返的桥），道尽一去不回之意；“判官”取“Judge”一词，借西方宗教与奇幻文学中类似形象，唤起观众联想。

想；而“刀马旦”“小生”等专有名词，则以“拼音+同位语”方式，保留秦腔的文化主体性。

如今，AI已进入翻译界。工科出身的曹达钦冷静判断：AI或可辅助完成初翻、格式对齐、术语一致性检查等基础性工作，却无法替代人的审美与判断。

“把部分活儿交给机器，译者便能腾出手来，更好打磨韵味、提高文化传达精细度。”他表示。

近年来，陕西多所院校和语言服务公司围绕秦腔译介开展实践与研究，曾经的“小众领域”不断聚拢新生力量。透过一行行译文，越来越多像曹达钦一样的译者结缘秦腔、听懂秦腔，进而爱上秦腔。

“翻译过程中，许多秦腔唱词都让我感怀至深。那种穿透力，使我更深入地理解了秦腔的苍凉与秦人的襟怀。”曹达钦感慨地说。

外国爱好者：
从旁观到入戏 感悟炽热与坚守

5月17日，在百年秦腔剧社西安易俗社的舞台上，一群年轻人粉墨登场，动作虽略显生涩，一招一式却有模有样。定睛一瞧，肤色各异，原来是一群外国青年。

“我站在山河中央，影子无冠也无裳，方知本真无需伪装……”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卜月婷，身披秦腔戏服，唱起电视剧《主角》同名主题曲，情感真挚、歌声婉转，瞬间点燃全场。

这是西北工业大学与易俗社联合打造的美育课程《秦腔舞台艺术呈现》课表演现场，来自巴基斯坦、尼日利亚、喀麦隆等国的16名留学生登台展示。过去几个月，他们每周一次、每次4小时，跟随秦腔名家学习剧目《白蛇传·盗草》，在一折戏中完整体验唱、念、做、打。

刚来西安时，巴基斯坦学生慕若白就被环城公园中群众高亢嘹亮的声音吸引。每节课，他都站在第一排，认真模仿眼神、手势、身段，还拍摄Vlog记录学习见闻。“秦腔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表情都在诉说故事。跟着角色一起哭、一起笑，我体会到了人生百态。”他说。

从“旁观”到“入戏”，越来越多在华外国人身披戏服亲自上阵，零距离体验秦腔的独特魅力。而在一颦一笑、一招一式间，他们也感悟到秦腔艺人的炽热与坚守。

“做造型时，我只能坚持20分钟，演员们却要坚持一两个小时。”俄罗斯博主安衡说。

安衡曾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体验“一日学徒”。后台包头时，师傅用力一勒，安衡忍不住咧嘴，直喊“疼疼疼”；练习上胯花、劈头花时，师傅手中轻盈的棍子，到他手里便不听使唤；体验绝活“吹火”，他将松香粉末吹向火把，瞬间腾起的烈焰让他本能闪躲，嘴里全是苦味。

一番体验，安衡对秦腔演员肃然起敬，也真正读懂了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。“大家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戏曲文化，一定要了解秦腔，人生百态全在戏里了。”

如今，更多媒介形式也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不断“出圈”。

2019年，75集系列动画《漫赏秦腔》登上第14届中国电影节暨中泰影视交流周，让泰国观众领略了国潮秦韵；2021年，秦腔戏歌《人面桃花》MV在海外视频网站YouTube热播；2022年，《花脸》一曲随游戏《CS:GO》（反恐精英）音乐盒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玩家们……借助动画、游戏、微短剧等新载体，大秦正声走向越来越多海外观众。

一曲秦腔，演绎世间百态，唱尽悲欢离合。今天，借着艺人的坚守、译者的笔锋与年轻人的热忱，这个“黄土高坡上最古老的摇滚”正焕发新生。

表示“情分”宜用“分”

杜老师：

某媒体说：“看在你是朋友的份上……”请问其中的“份”用得是否妥当？谢谢。

浙江读者 吕女士

吕女士：

“看在你是朋友的份上”是说“看在你是朋友的情分上”，而表示“情分”的意思，宜用“分”，口语中多儿化，说成“分儿”。书面上有时不出现“儿”。例如：

(1) 看在老朋友的分儿上，原谅他吧。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

(2) 看在同乡的分儿上，你就帮他吧。（商务印书馆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）

(3)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就别跟他计较了。（《现代汉语学习词典》）

(4) 看在我的分上，你就帮他一下吧。（《当代汉语词典》）

(5) 看在邻里乡亲的分上不追究了。（人民教育出版社《新编学生词典》）

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，用“分儿”表示“情分”时，常采用“看在……的分儿上”的说法。因此，“看在你是朋友的份上……”宜写成“看在你是朋友的分儿上……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表“程度、地步”之义，则用“份儿”，不用“分儿”。例如：

(1) 都闹到这份儿上了，他还当没事儿呢。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

(2) 事情闹到这份儿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（商务印书馆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）

(3) 她如今只有哭的份儿了。（《现代汉语学习词典》）

(4) 老实说，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，哪里就穷到这份儿呢？（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六回，见《汉语大词典》）

(5) 你怎么糊涂到这个份儿上！（《北京土语辞典》）

(6) 都穷到什么份儿上了，还讲排场呢？（商务印书馆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）

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，“份儿”这种说法，常常有代词后有“上”。

《语言文字报》

原主编杜永道

杜老师语文信箱



过去在坦桑尼亚中部多多马省孔戈戈村，农民萨基的生计常常随着降雨节奏而起伏不定。雨季及时，一家人便能吃上饭；雨季迟到，饥饿如影随形。这个村子约有1100户居民，世代以务农为生。由于缺乏水利设施，传统农业模式下农作物产量低且不稳定，旱季缺水问题尤为严峻。

一个灌溉项目的实施正在改变这座古老村落的面貌，曾经靠天吃饭的萨基和其他村民看到了转机。农田间，由中铁建集团东非公司承建的灌溉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。项目经理林崇良告诉记者，该项目包括6公里主干渠、9公里支渠以及14公里进场道路，纵横交错的水渠构筑起高效的灌溉网络，将灌溉用水精准输送到每块农田。

“项目建成投运后，当地农业将告别完全依赖自然降水的传统模式，向现代化灌溉农业迈出一大步。”林崇良介绍，随着稳定水源的引入，当地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跃升。

望着即将完工的灌溉工程，47岁的萨基仿佛已看到一片丰收景象，“灌溉工程投用后，预计每公顷土地每年能产稻谷30到50袋。即使遇到极端旱情，也能保底收成15袋左右，家里的口粮和收入有了指望。”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已熟练掌握渠道测量放线、工程定位等现代施工技术。“这份工作不仅让我提高了收入、改善了家人生活，更让我学到终身受用的本领，我的职业道路越走越宽。”

近年来，坦桑尼亚政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加大灌溉基建投资。

2020年至2025年间，坦桑尼亚全国在建、修复及规划实施的灌溉项目达780个，覆盖土地超

50万公顷，预估总投资约5亿美元。孔戈戈灌溉项目正是坦桑尼亚推动农业现代化国家战略的生动缩影。

行走在孔戈戈村，变化清晰可见。清澈水流顺着长渠涌入农田，希望的种子渐渐萌芽。

“这个项目将帮助我们摆脱饥饿。”有6个孩子的萨基眼睛里光芒闪烁，“有了稳定收成和收入，我们就能安心供孩子们上学，盖更好的房子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。”

（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记者林光耀、华洪立）

中企灌溉项目 助力坦桑尼亚乡村农业现代化

灌溉委员会的现场工程师巴哈蒂介绍，该灌溉项目覆盖约400公顷土地，是该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。“更关键的是，项目采用较为先进的重力引水设计，免去了传统抽水灌溉对燃料的依赖，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，还能将过去一年一季的种植模式升级为一年两季，大幅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。”

除了赋能农业生产，项目建设还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，把不少当地青年逐渐培养为技术骨干。

“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项目上找到了工作。”土地测量师马亚拉说，他

望着即将完工的灌溉工程，47岁的萨基仿佛已看到一片丰收景象，“灌溉工程投用后，预计每公顷土地每年能产稻谷30到50袋。即使遇到极端旱情，也能保底收成15袋左右，家里的口粮和收入有了指望。”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

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